

我的选择



许多从南朝鲜起义北来的人，今天在共和国北半部过着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他们对比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深感自己离开南朝鲜来到共和国北半部，选择得非常对，因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们在南朝鲜经历了种种坎坷的人生道路，到处寻觅真理和真正的人生，然而，四海茫茫，无以归宿。只有当他们来到北半部以后，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他们从今天的幸福和以往的不幸中，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有了切身的体会，不禁要提笔把自己的体会记录成章。

本社编辑部在这里选译出版的是1970年3月起义北来的前南朝鲜傀儡军连长(大尉)金泰镇的手记。

编 辑 部

目 录

序言	(1)
渗透血泪的学费	(3)
病魔的巢穴	(8)
无辜的“罪人”	(13)
失业和人生	(17)
骗局	(20)
跑外营业员	(24)
悔恨和烦恼	(29)
“流动酒保”诉苦	(33)
“南侵威胁说”的真相	(36)
在东豆川	(39)
“强制志愿书”	(42)
美国的雇佣兵	(46)
被遗弃的傀儡军中尉	(49)
新的发现	(52)
憧憬与钦仰	(55)
从地狱中逃脱出来	(59)
骄傲与自豪	(62)
骨肉之情	(64)

我所耳闻目睹的	(67)
越来越坚定	(72)
人人都是主人	(75)
结束语	(77)

序 言

现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傀儡军下级军官金泰镇了。

我在南朝鲜生活了28年，在共和国北半部生活了17年。在这过程中，我深切地认识到，在北方和南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我应当选择北方。因为北方是真正以民族为重的世道，是人权、良心和民族的灵魂得到尊重的社会。

我出生在南朝鲜一个贫寒的农家，在那里生活了28个年头。28年中，我切身地感受到那里是人的良心、尊严和生的意义被残酷践踏的人间地狱。南朝鲜的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受着美帝及其走狗的二重、三重的剥削和压迫，遭到非人的虐待。他们成天为上学、就业、吃饭、住房……发愁，他们的忧愁、不安和痛苦是无边的，南朝鲜人民的处境真是生不如死。南朝鲜人民不堪忍受的痛苦，是美帝侵略者对他们的蔑视和虐待。我在南朝鲜傀儡军中服役期间，痛切地体验了隶属于美帝侵略者的殖民地雇佣军的种种遭遇。我曾经看到南朝鲜的青年被赶到美帝侵略越南的战场上，去充当美国鬼子的炮灰像狗一样地去送死；我还痛切地感受到美国鬼子雇佣兵的悲惨处境。于是我

抱着要洗刷在南朝鲜遭受到的痛苦和羞辱，恢复被践踏的人权、良心、尊严和生活的希望，投诚到北半部来。

我在北半部过了17年，在这过程中，我体验到，这里是人的自主权利和生活真正有保证的地方，是民族尊严和智慧得到发扬的地方，是人们的希望和幸福得到实现的名副其实的地上乐园。共和国北半部的全体劳动人民，在金日成主席建立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国家的主人，把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平等、自由地参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人人都有工作，过着美好的生活，人人都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人人都为国家的繁荣和昌盛尽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我从来到北半部起始，直到今天，一直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好处，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我在北方和南方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要在手记里向大家介绍的基本内容。

渗透血泪的学费

在一切都听从金钱摆布的南朝鲜社会，学园也变成了营利的场所，许多青少年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许多学生为了弄到学费，出征“职业战线”，有的学生一再以卖血换取学费，甚至陷于绝望而自尽。

压在南朝鲜青少年学生肩上的学费，可以说是眼泪、叹息和绝望的代名词。

我在南朝鲜上过“国民学校”、中学和高等学校，饱尝了学费困难的滋味。像我家那样的贫苦农家，要及时交纳包括“公纳金”和各种杂费在内的昂贵学费，实在困难。家里只有一点湿洼地开成的水田和满是石头的旱田，在那里打出的粮食，养活一家家口都有困难，哪里还有学费！因此，大哥很晚才在“国民学校”毕业，二哥只读了四年“国民学校”就中途辍学了。父亲、母亲和哥哥们，为了供我念书，下了很大力气，可是仍没有一次能如期交上学费。为此，我常被罚站，哭了不知多少次，总像犯了什么罪似地抬不起头来。

我升入中学二年级时，有过这样的事。

有一天，要上二年级的头一堂课，学生们都怀着

愉快的心情上学去了，可是我心里一点也不轻松，更谈不上愉快。原因是我欠了两个月的（一年级时该交的）学费。在学期末，母亲到学校说情，又说定很快就交的，这才让我参加期考。可是，直到我在上二年级第一堂课那天，仍然没能把欠下的学费带去。

学校当局把没交齐学费的学生叫到院子里。全校有几十名。老师一人一人地讯问。有的学生说，出外挣钱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眼下连吃饭都困难，央求学校延期几天；有的学生说，原来凑下的学费钱拿去给母亲买了药，怕再也不能继续上学了；有些女学生一见老师走到自己面前，还没等说话，就先哭起来了。

有一个女学生住在我家附近。我对她的家境是了解的。她没有母亲，家里只有父亲和两个弟弟。她母亲在几个月前为了给女儿凑学费，到亲戚家去借钱，回来时被美军的吉普车给撞死了。那时，美军撞死了行人根本不当回事，满不在乎地就跑掉了。受害者无处诉说。从那以后，这位女同学因为母亲枉死的原因是由于为她寻求学费，所以一听学费这个词，她就想起了母亲而恸哭流涕。

那一回，当老师来到我的面前时，由于我过去多次因为没交“公纳金”被罚过站，所以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

他摆出一副不愿再和我多费口舌的神情，上下打量着我，说：什么时候你把学费交了，你什么时候到

学校来。结果，那天没交齐学费的学生，都没能上头一堂课，被撵回家去了。

我在被撵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我把我家的情况和我们班里阔人家的情况做了比较。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家父亲和哥哥们整天累死累活地干活，竟连吃饭都困难呢？可是那些阔人家的孩子却挥金如土，为所欲为。读书到底有什么用？那时，我想干脆不念书了，跟哥哥们种地算了。

那天我一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带着疑惑的神情望着我。我也没有说一句话，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放，就走到卧病的父亲跟前去了。

父亲、母亲和妹妹都盯着我的脸，像是在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可能从我的神色上看出了什么。大家都沉默不语。这时，母亲用发颤的声音问我：

“孩子，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怕母亲担心，没把我被撵出学校的事告诉她。

“不会吧，你气色不对啊！快说说吧！”

“妈，您可真是的，您就甭担心吧！”

默默地听着我和母亲对话的父亲，这时忍着痛苦说：

“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交学费被撵回来了？”

“爸爸，您放心，没事。”

母亲满面愁容地望着我。

我因为没钱交学费，只好呆在家里。我到住在我家附近的同班同学那里去借笔记本，在家自学。这个同学的家境也和我家差不多，因此他只好利用空余时间到一家饭馆去做清洁工作，挣点钱来贴补学费。他主张要想尽办法上学读书。他父亲是过去读过私塾的人，他对儿子说，人的贫富并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越穷越应该努力学习。我听了这话，也觉得有些道理。于是我想，自己不能光靠父亲和哥哥，要靠自己的力量挣钱来学习。

起始，我想到河边去采矿石，可是因为我年纪小，人家不收我。母亲知道了这件事，说还不如去抓些泥鳅来卖，从此，我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拿着竹篓去抓泥鳅。我把泥鳅抓来，由母亲拿到集市上去卖。

有一天，我到集上去找母亲。我一见到母亲，心里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是悲伤。母亲穿着一身旧得褪了色的棉布袄裙，挤在人群里面，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来往的行人，希望人们来买她的泥鳅。我难过地望着她那凄苦的容貌。

“妈妈！”我喊着向她跑过去。

母亲一看见我，显出高兴的样子望着我。

盆里的泥鳅没有卖出去，放在盆上面的板子上还放着一些炒白薯蔓、山菜和玉米棒子。泥鳅是我抓来的，别的东西都是母亲当天上午准备的。我看着放在

板子上的那些东西，思绪万千。因为那些玉米是母亲从我家菜园周围掰来的（我们家乡不兴把玉米种在地里，只在菜园周围种一些，到时候煮青玉米棒子吃）。前一天傍晚，弟弟、妹妹和侄子看到人家孩子们啃玉米，就缠着大人煮玉米吃。父亲不让，还骂了他们一顿。可就是那些玉米，母亲忍痛掰了来卖，为的是凑够我的学费。想到这里，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细细地端详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心想，今后我一定不能让母亲为钱发愁。为了读书，我依然每天去抓泥鳅，母亲也仍然到集市去卖东西。就这样，我凑凑合合地读到中学毕业，考进了咸安农业高等学校。

在上高等学校的时期，我为了学费，有时给人家去插秧，冬天就去干搬土的活儿。可是，就是这种活儿，也不是经常能找到的。

我在高等学校毕业时，欠了学校两个月的学费。管总务的先生看着我实在可怜，替我交了那两个月的学费。于是我终于拿到了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但是，有些同学却因为交不出学费而被撵出了学校。有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为挣点学费曾到工厂去当徒工，不料两腿被皮带绞去，成了残废；另外一个同学却一直用卖血的钱来交学费，最后他实在走投无路，就自杀了。

病魔的巢穴

古语说，医术是仁术，医生是使即将熄灭的生命回春的人。可是在南朝鲜，医术的意义则完全不同了。在南朝鲜，医生把医术当做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没有钱，即便是濒临死亡的病人，医生也会置之不理。可以说，有些医生的听诊器不是按在病人的胸背上，而是首先按在“诊察”病人的钱包上，这样，穷人自然要受尽病魔的折磨，遭受痛苦了。南朝鲜是公认的“结核王国”；又是精神病患者占人口10%的“大型精神病患者收容所”；还是各种传染病蔓延的“传染病博览馆”；还是世界寄生虫学者拥来采集标本的“寄生虫王国”；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性病、麻药中毒等各种社会性疾病猖獗的“王国”。这是南朝鲜人民生活凋敝不堪的结果，更是傀儡统治集团对保健卫生工作毫不关心的罪恶政策酿成的。

我在南朝鲜生活时，在为我病重的父亲治病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南朝鲜真是一个地道的病魔的巢穴。

我父亲生在乡下，从开始懂事就当长工，打短工，过着苦力生活。由于家境贫困，他的10个儿女，病死、饿死了5个，父亲也常常闹病。到了我上高等学校一年

级时，父亲竟卧病不起了，脸和身子都浮肿，小便也很困难。

我们劝父亲上医院去看看病，确诊一下是什么病，可是父亲就是坚持不去，硬是忍受着病痛的熬煎。他说，医院是挂牌子的盗贼，一走进医院，就会搞得人家破人亡。没法，母亲只好去东药房抓药来给父亲治病，可是没有见效。母亲又愁又急，甚至请巫婆来跳大神，还去算卦，求神保佑。可是，父亲的病仍一天天加重。

后来，我们只好借来牛车，把父亲拉到郡所在地的医院去诊治。这是这个郡里唯一的一家医院，医生也只有一名。

母亲和哥哥把父亲带到医院时，那里等待瞧病的患者排到围墙外面了，而且几乎都是患急病的人。其中有吃了掺石灰的油炸豆腐叫肚子疼的少年；有吃了冒牌药性命危在旦夕的年轻人；也有被慢性疾病折磨得十分痛苦的妇女……他们痛苦地歪扭着脸，不住地呻吟。好不容易才等到了父亲受诊。医生说是腹膜炎，并用注射器抽肚子里的水。可是抽的结果，连一滴水也没抽出来。医生重新诊察一番，然后说，父亲必须住院治疗，要先拿4万圆住院治疗押金。天哪，我们家吃饭都有困难，一下子哪里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再说即使想办法弄到了钱，父亲住进了医院，病也难得治好。所以父亲坚决反对住院。母亲因为父亲不能马

上住院就医，求医生给开个药方。医生在收了诊察费300圆、验尿费350圆、注射费200圆以后，这才给开了个药方。母亲四处借钱，到药房给父亲买药吃。可是父亲的病仍没有好转。母亲每次都要跑到昌原买药，因为没钱不能坐火车，而是走着去的。从咸安到昌原有80多里地。母亲去买药时，总要大清早上路，很晚才回来。就这样，父亲服药有一年多，可是病总不见好，仍然一天天加重。

父亲叫母亲不要再去买药了，他说，病反正好不了，不要白花钱增加债务。

可是，我们怎能听其自然，让父亲长病下去呢！即使卖光家产也要为父亲治病啊！我们把父亲在洼地开成的水田也变卖了。哥哥们为了多凑些钱，到几十里远的地方去打柴卖，还打零工。我们计划着凑够了钱，带父亲到马山的医院去治病。

我们挣一些钱，又借了一些钱，就带着父亲到马山的医院去了。

我和母亲一道，送父亲到马山的医院。意想不到的，医院大门外聚集了很多，哭声连天。一位失去了丈夫的老大娘哭诉着说：半个月前，她把儿子送进了这家医院治病。为给儿子治病，她变卖家产，连自己的衣物也变卖了，这才让儿子住了院。可是，住院一个星期也没能确诊。后来诊断为肝脓肿。医生说，肝脓肿动手术才能治好，要她拿出手术费。于是，她

为凑手术费，马上返回家乡。谁知等她带着手术费回到医院时，她的儿子已经被移到太平间去了。她的儿子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死的。从此，她失去了相依为命的独生儿子。另一边，有一个年轻人，抱着咽了气的母亲的尸体，悲痛地哭泣。原来，他母亲因为交不出住院费，在医院门前彷徨了几天以后，终于咽了气。

医院挂号室里也乱得很。那里有很多重病人等着挂号，他们已经等了好几天，肚子饿，身患病痛，不少病人神经质一般地吵起架来。我们好在有一个父亲的朋友给那里的一位医生写了一封介绍信，挂号倒没费事。在南朝鲜，如没有钱或“后台”，真是寸步难行。医生为父亲诊察后，诊断为尿道结石。医生说，必须动手术，要交出“住院押金”后才能办住院手续。当我们把父亲带到病房时，又目睹了一场惨景。病房里，有个病人躺在地上，原因是他没有按时交住院费，成了“医院俘虏”。病人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由于很重的脑震荡住院的。他欠下医院150万圆医疗费。他的父母变卖房产，才交了70万圆医疗费。医院方面说，把欠下的医疗费交齐，才能继续给病人打针，服药。由于医疗费没交齐，医院中断了对病人的治疗。病人的父母哀求说，让他们每月挣钱来分期交付欠下的医药费，并求他们让病人出院。可是，医院方面非要他们马上交出欠下的医药费不可，否则把病人当人质，不肯放走，也不给予任何治疗，眼看着病人就要身亡了。我

心里想，这哪里是治病救人的医院啊！我们把父亲留在这里毫无人性的医院，心情十分沉重。

母亲回家后，同姑母商量，又去各处借了些钱，凑足了医疗费。医院要我们交4万圆手术费，住院费按一天1000圆计算，外加上药费、注射费。药费和注射费随着物价上涨而涨价。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拿出这么多的医药费实在困难极了。弄得不好，会使父亲成为“医院俘虏”。母亲对医院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因此凑齐手术费和几天的住院费，就赶忙到医院去了。

父亲已经动了手术。母亲交了手术费、住院费、药费和注射费，结果留下了不过几文钱。可是父亲的手术后果不太好，应该在医院再治疗一些日子。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为难地叹息。父亲觉察到这种情况，马上叫母亲办出院手续。这样，父亲病没治好就出院回家了。

我们本想，不管怎样，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为父亲把病治好。可是一家人的希望归于泡影，全家人都为父亲的病忧虑。父亲劝我们说：

“不要为我太担心，这都是命该如此。在这块土地上，因为生病受折磨的何止我一个人呢。病魔专来缠穷人，医院见穷人就往外赶，只好听天由命啦。”

父亲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再不上医院，也不让买药。其实，家里也实在挤不出钱来给他治病了。

父亲因病而感到痛苦，全家人也总是愁眉不展地

过活。这正是在“病魔的巢穴”中挣扎的南朝鲜人民的生活写照。

无辜的“罪人”

马山中学和高等学校学生和市民以1960年3·15舞弊选举为导火线，奋起进行斗争，当时有过这样的事。

咸安郡警察署为了事先防止马山的斗争气势波及咸安的学生中，把我们学校的经营委员会成员抓去了。当时的委员长是朴同学、副委员长是我，纪律部长是李同学。警察署搜查科长开始把我们带到一个茶馆的密室。

这儿表面上是个茶馆，可里面的地下有完全密闭着的所在，和监牢一样。

那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我们刚坐下，就端来了饭菜。我们觉察到，警察要用狡猾的怀柔手法整我们。

这时，纪律部长捅了我一下，暗示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就像事先约定似地一起站立起来。

搜查科长一看我们猛然站起，不禁被吓了一跳，立即着了慌，连连说道：